

我們讀文言文，都會有標點符號；但其實在古代，這些文章都沒有標點的。要讀通一篇文章，學生要懂得「離經辨志」，「離經」就是離析經文，即「斷句」；辨志就是辨解文句內容。通過反覆考察原文，弄懂文章的含意，才懂得在適當地方「斷句」。

私塾老師教學生時，會先用紅筆斷句，紅筆出現的位置，就是古代的逗號和句號。可是，私塾老師憑什麼認爲某個位置就是斷句之處？《論語·泰伯》篇中記述孔子這樣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應該怎樣斷句？原來可以有五個斷法，出現不同的意思：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指可以讓老百姓聽從指使，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爲什麼要這麼做。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能讓老百姓隨便做嗎？不能！要先讓他們懂得道理。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聽從指使，就讓他們做；若不從，就要給他們講道理。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好

，就讓他們做；如果不夠好，就要讓他們明白道理。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利用的。如果任由他們去做，卻做不好，那就向他們講明道理。

五個斷句法，哪個才是孔子的真意？如果當時有標點符號，就不會出現五個言之成理卻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解讀。所以，標點符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一個小小的點點，將歧義問題解決。而標點符號之中，我特別喜歡逗號。有作家常用逗號被恥笑，其實作家之間的分別，其中一樣就在於逗號的運用。越喜歡用逗號的作者，越是「控制狂」，越想操控讀者的閱讀節奏。我們很少會一口气讀完一段長長的句子，心中會自留斷句；但文學作品，有時更希望，讀者能夠，用作者喜歡的節奏，去閱讀。而逗號，恰巧是，控制節奏的最佳工具。

我有時想，文章的結尾，可以合理地放一個逗號嗎？不可能。結束，還是希望是圓滿的句號，任何文章，都一樣。

###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 電影頻道再關注

後天，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單元將開幕，北京電影頻道節目中心主辦的此評選已有十五年，十五年中國電影發生四大變化。

一是電影的社會屬質，從票房中心的產業訴求，變成內容爲先的文化要求，電影監審管理劃歸中央宣傳部後，電影已成爲國家戰略的文化名片，這是內地影市年度六百億元票房容量奠定後的必然。

二是投資與市場之變，年度票房固化在六百億元左右後，從去年開始，電影投資的非行業資本已退潮，非行業資本吸引了社會對電影產業的關注，但帶來了輕視創作的「大躍進」，甚至是違規違法的金融操作，「各行各業都在做電影」，電影人則在做賭博公司」，業績對賭成爲大多電影公司資本行爲，隨着金融市場的突變，電影投資清本正源，理性投資將提高國產電影的品質。

三是生產力的變化，從張藝謀、馮小剛到吳京、陳思誠，中青年導演完成了中國電影票房大片的更新換代。《戰狼》、《唐人街探案》、《流

浪地球》的市場大賣，中國導演完成了中國電影商業片的本土品牌建立，衆多內地青年導演及其編劇、攝影、演員等團隊，已成爲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香港影人已成輔助與補充。

四是觀衆之變，互聯網視頻平臺、抖音等數字娛樂新形式出現，分化與影響了院線電影觀眾，情感與情緒成爲票房電影的最大核心賣點，而非明星品牌與其他噱頭，院線觀衆細分化還體現在外語片的票房上，既有《星仔打官司》等藝術片四億左右的佳績，也有《復仇者聯盟4》的四十多億的新高，而更多印度、泰國、西班牙等外語片都取得了數億票房，美國電影不再獨霸內地影市。

十五年，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始終聚焦中低成本中國電影，評選機制透明公正，讓衆多青年電影人在此脫穎而出，鍾漢良等也曾獲此演員獎項。

###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父親同事九十五歲的老母親有不低的退休工資、充裕的存款，兒女也多有饋贈，但她依舊十分儉省。住進養老院後，女兒看伙食不好，勸她多花點飯錢，她卻堅持有鹹菜、蘿蔔乾佐飯就行。女兒嫌她「摳摳索索」，她說要「攢錢防老」。旁人覺得老人活到將近百歲還捨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錢，實在太想不開。我卻感慨如今中國老人晚境艱難。

「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顯然已不適合新時代，父母在兒女身上花的心血遠超過兒女的感恩回報。沒出息的子女啃老甚至「妨」老，三四十歲甚至五六十歲的「巨嬰」比比皆是。有出息的兒女，又遠離父母，身居異鄉。哪怕國家立法，敦促孩子們「常回家看看」也無濟於事。而老年人面臨的各種挑戰也與日俱增。養老、治病都要花大錢。利用電信、理財、保險、保健品詐騙者又專門瞄準老人，針對他們孤獨、輕信、信息不靈、與社會脫軌等弱點作惡。

微信圈中見到分享養老經驗的「雞湯」，提倡人到晚年，要守住老伴、老窩、老本、老友等，這是理性規劃下的理想藍圖。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理性敵不過感性。不少老人受騙、金錢受損，起初都是因爲周圍的親人、朋友、熟人來招徠生意，他們卻敵不過情面而心存「輕鬆發財」的僥幸心理，結果因小失大，撫了芝麻，丟了西瓜。而有時候，兒女心裏也自有算計。一旦把老人的房子、票子、車子弄到手，就不願承擔贍養義務，找個裝修家居的藉口把他們騙進養老院，從此不聞不問。

對衰老、病痛、死亡心懷恐懼是人之常情。要有效防老、幸福養老，除了國家要逐步完善法律、制度，老人家更要莊敬自強。對他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哪怕那人是自己的兒孫。

塢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就讓他們做；如果不夠好，就要讓他們明白道理。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利用的。如果任由他們去做，卻做不好，那就向他們講明道理。

五個斷句法，哪個才是孔子的真意？如果當時有標點符號，就不會出現五個言之成理卻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解讀。所以，標點符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一個小小的點點，將歧義問題解決。而標點符號之中，我特別喜歡逗號。有作家常用逗號被恥笑，其實作家之間的分別，其中一樣就在於逗號的運用。越喜歡用逗號的作者，越是「控制狂」，越想操控讀者的閱讀節奏。我們很少會一口气讀完一段長長的句子，心中會自留斷句；但文學作品，有時更希望，讀者能夠，用作者喜歡的節奏，去閱讀。而逗號，恰巧是，控制節奏的最佳工具。

我有時想，文章的結尾，可以合理地放一個逗號嗎？不可能。結束，還是希望是圓滿的句號，任何文章，都一樣。

###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我有時會想，所謂憂傷，憂是如何傷人呢？對我來說，憂傷之傷人在於它的難以痊愈，就像一道疤痕後發炎的傷口，表面上看似結痂，底下卻在隱隱作痛。憂傷，是一種纏繞的痛。

東野圭吾的小說《解憂雜貨店》，或它的改編電影，大家或許都讀過、看過。故事講述一間名爲「浪矢」的雜貨店，除了售賣日常用品，老闆還提供「解憂」服務，只要人在晚上將寫了煩惱的信投入鐵捲門的收信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後的牛奶箱找到解答信，而《解憂雜貨店》的故事，就在三名年輕人偷偷闖入這雜貨店開始。

我沒有十分喜歡《解憂雜貨店》，原因是我在太喜歡東野圭吾早期的作品，而《解憂雜貨店》明顯是一個新轉向，但在書中

## 解憂

，東野圭吾還是扮演着叫人按主題思考的指揮家，談到憂傷的人，他寫道：「他們都是內心破了一個洞，重要的東西正在破洞逐漸流失。」這句之精妙，不在破洞，也不在流失，而在於「逐漸」。

如果我們容許憂傷纏繞，我們會慢慢的、逐漸的失去了內心的重要東西。於是，我們都有解憂之必要，但憂，是如何解的呢？

浪矢老闆可以爲客人解憂，全然因爲他細緻而滿有同理心的回信嗎？我想，一半一半吧。憂傷的人，得到他人的關注、聆聽，以及真誠的回應，的確可以修補內心破洞的一半，但另一半的收補卻在於：憂傷的人先將自己的憂傷寫下來。

你問：「寫下來，就能夠完全解憂，有這麼神奇的事嗎？」的確沒有這麼神奇，也

沒有這麼絕對，但「寫下來」的解憂力是肯定的，同時，我也相當肯定，如果你真有這樣的疑惑，你應該是一位沒有習慣寫日記的人。

寫日記，就像給自己寄信。當你在紙上寫下煩惱，煩惱也會慢慢從心底轉移到紙上。作爲一位長期寫日記的人，我肯定「寫下來」的解憂力，同時希望你給這解憂法一次機會。你就試試將心中的煩惱，寫下來，再感受一下怎樣。就試一次吧？

###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 食齋

果說志蓮淨苑的建築風格大氣、莊嚴，那麼南蓮園池則是小巧玲瓏。據說其造園依循「小中見大」的原則，把房塔、廊道、山石、樹木倒映在池水中，把「小」擴至「大」的效果。

印象最深的是遍長園內的羅漢松。它們生翠葱綠，婀娜多姿，可謂一樹一景。

園內有兩處食肆。一個喝茶喝咖啡，另一個便是食齋的「龍門樓」。龍門樓外有一座高砌的假山，從山上淌下一道瀑布，直注一池碧水。遠近看去都賞心悅目，叫人心曠神怡。

龍門樓十二點才營業，但食客早已排上了隊，其中不少是金髮碧眼的遊客。他們常常是遊完志蓮淨苑，移步遊南蓮園池，再嘗一頓齋飯。這實在是認識中國佛教文化的好

安排。

我的朋友熱情地點了好些齋菜，說是讓我對「齋」有個認識。我最欣賞的是齋「咕嚕肉」。它比真「咕嚕肉」還見出色、香、味。豆腐皮經重壓成厚厚的黏連多層，再切成小塊和菠蘿、燈籠椒（柿子椒）炒燒，其味叫人垂涎。

朋友已吃了十幾年齋，信佛且做氣功，身體和精神看去不錯。爲推動我試吃齋，她把齋菜的鏈接傳給了我。其實有的菜我也在做，比如「醬燒鮑魚菇」，就是一道我家飯桌的常見小菜。

###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文學、朋友、伏特加

俄羅斯的朋友說，在他們的詞典裏只有愛情和戰爭。

我想用廣東話回一句，我哋中國人有咁癲。轉念一想，生活中處處都是波折，而愛情也一樣是我們生命中的第一選項，於是回了一句，中國人含蓄，不說出口而已。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跟我的俄羅斯朋友在一起。道理很簡單，跟他們在一起，不累。這些年，我很怕跟我們的文人在一起，說來原因也很簡單——大家都在比拼房子、車子、地位，個個都自我感覺良好，好像這個地球離了他就會停止轉動一樣，虛狂得可以。

我只喜歡跟生活得簡單的人在一起，自然也就有一些不一樣的文友。光陰荏苒，豈容虛擲，我更願望將時間用在實實在在的讀與寫上。值得慶幸的是，總有那麼一些心性相合、話題投契的朋友，無論他生活在哪裏

。奧列加就是這樣的文友。他說，你要真正理解契訶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就要到俄羅斯來住一段時間。我沒有理由拒絕這個具有誘惑力的邀請，自然欣然應約。

他將我安排在他的朋友路達家，而不讓我在酒店，就是想讓我真正體驗一下俄羅斯的生活，當然也是想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聊天。

我們在一起就是吃東西、喝酒。路達沒有把我們當外人，或者他們的文化裏根本就沒有主客觀念，也沒有什麼盛情款待的想法。他們平時吃什麼，有客人時也吃什麼。餐桌上除了麵包，還有麵包，以及麵包，當然還有魚仔醬、香腸，另外少不了的是伏特加。我說，我終於理解了列寧的那句話「麵包會有的」。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啊！沒有大魚大肉，也沒有禮數客套，我們隨意喝着酒

，嚼着麵包、香腸，一聊就是幾個時辰。奧列加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他們海闊天空，議論滔滔，但沒有任何房子、車子、位子、兒子的話題，好像這些事情都不在他們的生活視野裏。我突然在想，在我們中國人的飯桌上，除了這些，還會談論一些什麼呢？

奧列加知道我最喜歡的俄羅斯作家是契訶夫，特別送我一本古舊的契訶夫文集。我打開一看，一九三四年的版本。收到這難得的見面禮，我說，俄羅斯人的字典裏還有一個詞：友誼。



## 我自調心蘊真意

疾速掃抹成衣紋與輪廓（後人稱之爲「枯筆描」）；但卻用細筆勾勒出臉部、上身和手足。簡拙利落，對比強烈，從而突顯畫中調心羅漢的圓通智慧。觀者不但可欣賞其細緻的沉思默想表情，更可感應其深沉的內心。

另一幅是《羅漢伏虎》，手法相同。羅漢則伏虎背上，安心憩息，顯示佛學訓服和駕馭了人類慾望這頭猛虎。無疑這是「禪畫」。北宋大詩人黃庭堅竟然妄加月旦，指其畫「不足可觀」。黃庭堅和那時不少文士皆喜歡參禪，拜大禪師晦堂祖心爲師，本應能夠領悟石恪的禪機；但仍心懷偏見，認爲與自己所知所見不同的新創風格和畫法就無法接受。有時，詩人也不一定胸懷廣闊和肚裏可撐船的。

再舉一個例子，是南宋水墨畫家牧谿（一作「溪」，法號「法常」），與石恪和梁楷（代表作《潑墨仙人》）一樣，性情坦率豪放，擅長用墨法和水墨「減筆」畫法。

像其畫作《老松八哥》，特意把廣闊的背景留白，突出主題的鳥兒；以淋漓的水墨刷出幽黑的鳥首和鳥羽，巧妙地留下一點空白作眼珠，好比佛的「智慧眼」（URNA）；鷹背上也空出少許白地作呼應，對比強烈；寥寥數筆，形神兼備，意韻無窮。清初高僧「八大山人」朱耷的水墨「減筆」鳥兒，畫法受牧谿影響甚深。偏偏元代以降，湯厚、夏文彥和莊肅等墨守成規之流，貶至一文不值，指其畫「粗俗無古法」，只宜掛僧舍作裝飾。這樣閉塞，還有創新嗎？



股民與獵手同感：一鳥在手勝於二鳥在林。

###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 編輯與作者：相愛相殺的怨侶

· L雖不至F這般執拗，他將編輯提出的修改意見視爲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誤會」，並且很樂於知道這些「誤會」是什麼，但改或不改，就是後話了。

我當副刊編輯的時間雖然還不能以十年爲計，但不長不短的經歷倒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作者與編輯就如一對相愛相殺的「怨侶」，彼此依存又相互較勁。前幾年上映的電影《筆禦天魔》（又譯：《天魔捕手》）很生動地詮釋了這種微妙關係：一手發掘過海明威、菲茨傑拉

德的圖書編輯麥克斯·柏金斯與文學新星沃爾夫從一開始的惺惺相惜到最終以分道揚鑣收場。電影裏主要的片段就是他們在辦公室裏爲沃爾夫的第二本書《時間和漂流》不斷爭吵、刪改，在作者的「一個字也不准改」與編輯的「這段文字沒有必要」之間反覆推磨拉扯，最後全書編輯了兩年才得以出版。

蕭乾在擔任《大公報》副刊編輯時，會以「文學保姆」自詡。這個形容，實在貼切。我以為，編輯素來就是「做

好無賞、做錯要賠」的「保姆命」，一篇